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彝族的族源和族称	9
第一节 族源问题的探讨	9
第二节 彝族和古羌人的关系	10
第三节 彝族同叟和昆明的关系	16
第四节 彝族与乌蛮、白蛮的关系	20
第五节 “罗罗”族称的出现	27
第六节 彝族先民分布区域的不断扩大	30
第七节 外国学者对彝族渊源等问题的研究	33
第二章 原始社会（公元前 2 世纪以前）	38
第一节 彝族地区的远古文化遗存	38
第二节 彝族原始社会及其解体	43
第三节 远古时期彝族地区同祖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48
第三章 奴隶占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8 世纪）	51
第一节 滇池与邛都地区的奴隶制和昆明部落	51
一、滇池、邛都地区的奴隶占有制	51
二、昆明游牧部落的定居和发展	56
三、滇东北、黔西北地区的奴隶制	58
第二节 南中大姓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61
一、彝族先民地区大姓势力的形成	61
二、蜀汉政权扶持南中大姓	65
三、晋代南中地区大姓、夷帅与皇朝政权间的斗争	67
第三节 爨氏家族统治势力的发展与灭亡	69

一、爨氏统治势力的发展	69
二、爨氏统治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70
三、唐初经略爨地与爨氏统治的结束	72
第四章 南诏奴隶制政权的建立和崩溃	
(公元8—10世纪)	74
第一节 南诏的兴起	74
第二节 南诏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76
第三节 南诏的政治、军事制度	80
第四节 南诏统治下云南彝族先民的经济生活	83
第五节 南诏奴隶制的崩溃	86
第六节 四川和滇东北地区彝族先民部落	89
第七节 贵州地区的彝族先民	91
第五章 封建制的形成 奴隶制的延续	
(公元10—14世纪)	94
第一节 宋代大部分彝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的形成	94
一、大理政权统治下的云南彝族社会	94
二、“罗甸国”和“罗氏鬼主”	98
三、凉山地区彝族先民部落	104
第二节 元朝对彝族地区统治的深入和彝族人民的 反抗斗争	108
一、滇东北以外的云南地区	109
二、乌撒、乌蒙与亦奚不薛地区的情况及元朝统治的加强	115
三、罗罗斯与马湖地区	118
第六章 封建制的发展 奴隶制的变化	
(公元14—19世纪)	121
第一节 云南彝族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	121
一、地主经济在明代的胜利	121
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	127

第二节	黔西、滇东北彝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的衰落及 地主经济的发展	129
一、	水西地区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化	129
二、	乌蒙、乌撒、东川、茫布地区的改土归流	132
第三节	四川彝族地区奴隶制的变化	135
一、	建昌和马湖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	135
二、	凉山地区奴隶制的延续	138
第四节	彝汉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友好相处，共同开 发祖国西南边疆	144
第七章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 义、反奴隶制的斗争（1840—1919年）	149
第一节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	149
第二节	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154
第三节	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奴隶制的斗争	160
第八章	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加深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新 阶段（1919—1949年）	171
第一节	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加深	171
一、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	171
二、	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日益加深	173
三、	反动的政治统治进一步加强	177
四、	落后的生产与悲惨的生活	179
第二节	红军长征鼓舞下的革命斗争	180
第三节	彝族地区的游击战争 彝族人民的解放	186
第九章	彝族的科学、文化成就	196
第一节	农业生产经验	196
第二节	畜牧和狩猎的经验	198
第三节	历法和气象知识	199
第四节	医药知识	201

第五节	文字	202
第六节	史学	205
第七节	文学	207
第八节	音乐和舞蹈	209
第九节	雕刻和绘画	211
第十章	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213
第一节	居住、饮食和服装	213
第二节	婚姻和家庭	219
第三节	节日和丧葬	226
第四节	宗教信仰	230
附录一:	我国彝族人口分布情况	237
附录二:	彝族自治、他称简表	239
附录三:	彝族方言分布地区简表	242
附录四:	彝族自治地方简表	246—247
附录五:	彝族简史大事年表	248
后 记		266

导 言

在伟大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彝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历史悠久、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彝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披荆斩棘，战天斗地，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忘我的辛勤劳动，开发和发展的祖国的西南地区，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共同反抗反动统治者及阶级敌人的剥削和压迫，近150年以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和外国殖民者的入侵，保卫祖国的统一和完整，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和发展、繁荣和昌盛，对促进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彝族是我们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少数民族。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彝族共有545万，仅次于壮、回、维吾尔，总人口居于全国少数民族的第四位，同时又是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其中云南有335万，四川有140万，贵州有60多万，广西有近1万人。他们居住的状况是大分散、小聚居，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彝族人口最为聚居的地区。同时云南省路南、南涧、峨山、漾濞、宁蒗等彝族自治县，以及云南省巍山、新平、寻甸、元江、墨江、江城、景东，贵州省威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彝族和各族联合自治县里，彝族人口也比较聚居。此外，大抵北自大渡河，南到云南国境线，东自乌江，西抵澜沧江都有彝族人口以村落为单位的零星分布。彝族人民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受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在散居地区享受民族平等权利。他

们分别同周围的汉、白、拉祜、纳西、傈僳、哈尼、傣、壮、苗、藏、普米、回等其他各民族人民居住在一起，友好互助，亲密团结，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从而促进了彝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彝族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和他称。据不完全的统计，直到解放前夕，分布在广大地区的彝族就有：“诺苏泼”、“纳苏泼”、“聂苏泼”、“楞楞泼”、“纳罗泼”、“迷撒泼”、“濮拉泼”、“濮瓦泼”、“阿西泼”、“撒尼泼”、“里泼”、“葛泼”、“罗泼”、“罗武泼”、“阿哲泼”、“六米”、“侏俐”、“勒苏泼”、“山苏”、“阿租泼”、“格濮”、“阿武”、“他鲁苏”、“撒摩都”、“傥傥”、“六得濮”、“纳查”、“拉乌苏”、“姆仇”、“纳若”、“咪西苏”、“罗罗”等30来种不同的自称或他称。但在这30来种的自称和他称中，以“诺苏泼”、“纳苏泼”、“聂苏泼”作为自称的彝族，即占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大体说来，四川、贵州、广西的全部以及云南昭通地区、曲靖地区、玉溪地区、思茅地区、丽江地区、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宁蒗小凉山等大部分或部分彝族都采用“诺苏泼”或“诺苏”这个自称（至于“纳苏泼”、“聂苏泼”亦即“诺苏泼”，只因方言土语不同，稍有音变而已）。“诺苏泼”，在彝语中有特定的含义。“诺”之意为“主体”，亦意为“黑”，“苏”之意为“族”，“泼”之意为“男人”，与“泼”对称的“摩”，其意为“女人”，则“诺苏泼”之意为“主体的族群”或“尚黑的族群”。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地人民政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民族识别工作，使广大彝族人民逐渐少用或不用地区性支系的称谓，废除不合理的侮辱性的他称，自愿统称为“彝族”，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彝族内部的团结，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彝族有自己共同的语言。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

支。根据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第四工作队的调查，彝语分为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及西部五种方言，每种方言之下，又分为若干次方言、土语和次土语。虽然各个方言之间有较大的分歧，但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等各方面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在语音方面，辅音较多，元音较少，韵母皆是单元音，声调一般也只有三四个；在词汇方面，同源词一般可达40—50%，同义词和类别词相当丰富；在语法方面，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语的后面，形容词、动词和助动词重叠表示疑问，有一些动词用辅音清浊交替或声调变换表达使动式的语法范畴等等，显示出与彝语支各族的语言有共同的特点。此外，由于彝汉人民在历史上长时期的密切交往，所以在各地彝语方言中都有为数不等的汉语借词，其百分比有的竟达25%左右。不少彝族群众既讲彝语，也讲汉语。附近汉族群众有的也会讲彝语。这是彝汉等各族人民经济文化日益密切的表现，也是民族关系友好团结的必然发展趋势。

在历史上彝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汉文史书称之为“爨文”或“𪛗书”，现称为“彝文”。彝文历史悠久。现在流传在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族地区的彝文，据不完全统计，约有6 000字（包括重文及别体字）左右，经常使用的不过2 000字。从这种文字的书写符号的主导性质来看，它们绝大多数不是表示词或词素的表意符号，也不是表示个别音素的音素符号，而是一种表示彝语音节的音节符号，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它无偏旁、部首，只有正楷，无行书和草书。书写方法一般是自左至右直书，也有自左至右横书。各地彝文乍看起来，似乎字形不尽一致，但深究起来，彼此之间有规律可寻，这说明各地彝文是同出于一个共同的渊源。显而易见，彝文这种演变是跟彝族在历史上不断迁徙相适应的。现在，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四省（区）彝族人民掀起了学习彝文的新热潮，彝文的研

究整理和规范化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从而使解放前只有少数人掌握使用并有濒于失传危险的这种古老文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和煦的阳光照耀下，随着彝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迸发出它的青春活力。

彝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于祖国西南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这里，高山耸立，群峰竞秀，气势磅礴，风景壮丽。这里有巍峨宏伟的大雪山、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脉，有汹涌奔腾的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以及安宁河、元江、澜沧江、南盘江等河流。山川相间，峡谷纵深。在群山环抱之中，间或出现一些河谷和盆地。彝族分布的地区一般都在海拔2 000米—2 500米之间。巍峨磅礴的大雪山、大小凉山及乌蒙山等彝族地区，海拔有的还在2 500米以上。海拔在2 500米以下的山区、半山区，这里一般年平均温度在摄氏 15° — 18° ，全年温差不大，植物生长季节长，无霜期在250—30⁰天。而在2 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气候则比较寒冷，年平均温度仅摄氏 8° — 9° ，冬季则常在摄氏 0° 以下，霜期长达180多天。各地的雨量和温度成正比，一般一年平均雨量为800—1 000毫米。

四省（区）彝族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复杂多样，故宜于开展多种经营。各地不仅可以种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也适宜于发展畜牧业和林业。农作物高寒山区以荞子、燕麦、马铃薯等耐寒作物为主，丘陵和平坝地带，生产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和大麻、油菜、烟叶、花生、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金沙江边和安宁河河谷地带，除产双季水稻和甘蔗、香蕉外，还出产咖啡、橡胶等亚热带经济作物。

彝族地区荒山草坡面积很大，牧草丰美，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盛产羊、猪、牛、马等牲畜，其中以羊、猪为最多。“凉山马”、“建昌马”、“德昌牛”，长期以来便是驰名

中外的优良品种。解放前除以猪、羊为肉食和牛为部分畜力之外，更大量地把它们作为牺牲用于祭祀，马则用于驮运和乘骑。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引进良种，加强防疫，推广先进饲养管理经验，迎神送鬼大量宰杀牲畜的现象已大为减少，因此牲畜的存栏数有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推行，彝族农民家家户户鸡、羊、猪等家禽家畜成群，而且很多农户都养起牛、马等大牲畜，到处呈现出五谷丰登、禽畜遍野的兴旺局面。

彝族所处的西南地区是我国仅次于东北大小兴安岭的第二大林区。四川大小凉山、云南乌蒙山、哀牢山等处便是几座浩瀚的林海，郁郁葱葱，荫翳遮日，到处都是挺拔参天的大树。例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盐源以及黄茅埂林场，这里不但有大量的马尾松、云南松、飞松、麻栗、青杠栗、油杉等用材林木，而且还有很多价值很高的如栓木、漆树、樟树、桉树、阿了枫、油桐、木棉等等经济林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的金沙江中游林区，森林面积达100万公顷以上，是云南四大林区之一。云南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贵州的威宁、毕节一带，也是西南著名的“绿色钢材”基地。这些林区和林场，每年以大量木材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砍伐森林的同时，不断扩大森林种植面积，荒山造林、飞机播种造林，提高了林业再生产能力，使森林资源的积累得以不断增加，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源泉。

彝族山区经济林木、野生植物、药材等，种类繁多，产量丰富。经济林木主要有山苍子、番木瓜、小桐子、油茶、蓖麻、花椒、核桃、板栗、柑桔、桃、梨等。白蜡虫更是畅销省内外的著名特产。贵重的药材，如党参、贝母、虫草、天麻、木香，产量很高。山林中栖息着珍禽异兽，有虎、豹、獐、鹿、羚羊、水獭、岩羊、灰竹鼠、白马鸡、白腹锦鸡以及稀有的飞狐、滇金丝猴、大小熊猫等。

彝族地区矿藏资源十分丰富。金属矿产有铁、铜、锌、铅、金、银、锡、锑、锰、镍、铝、汞等，非金属有煤、磷、云母、石膏、石棉、水晶、硼砂、雄黄、泥炭、砂土、耐火沙石等。矿产之中以铁、煤为大宗。铁的蕴藏量为英、法两国的总和，且多为磁铁矿，品位高，矿点分布密集。煤的储藏量很大，有的煤田蕴藏量约十亿吨，且多接近于大铁矿，便于冶金、煤炭工业和钢铁联合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此外，锡、铅、铜、锌、镍等有色金属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云南个旧的锡、云南东川的铜、楚雄彝族自治州及滇东北的铅、云南哀牢山的镍和锰，贵州威宁、赫章、纳雍除有丰富的铜外，还珍藏大量的砾砂、水银、铝和锑，四川省石棉县出产的石棉，洁白柔韧，纤维最长的可达220厘米，远远超过英国皇家博物馆珍藏的所谓“石棉之王”。

奔流不息的大小河川，滋润和灌溉着彝族地区的大片土地。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夏季洪水期最高流量每秒达24 000立方米以上，发电量达4 000多万瓩。其他如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等大小河流，落差大，水流急，也都具有巨大的发电潜力。据初步统计，仅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地，水力资源即在6 100万瓩以上。它的开发利用必将大大促进彝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彝族等各族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

可是在解放前漫长的岁月中，这些丰富的矿产和资源很多是千古沉睡于地下，一般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只有在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里，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才成为改变彝区落后经济面貌和进行四化建设的巨大财富。

彝族地区不仅物产丰饶，景色壮丽，而且还是古脊椎动物和古猿人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1975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化石，科学家已将其定名为“腊玛古猿禄丰种”，简称“禄丰腊玛古猿”。据研究，腊玛古猿正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是“正在形成中的人”。1965年，

考古工作者在禄丰毗邻的元谋县，发现了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的化石，它是迄今所知亚洲大陆最早的原始人类。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和“元谋猿人”化石的发现，轰动了全世界。特别是“元谋猿人”，是继“北京猿人”之后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另一个比“北京猿人”还早了100万年的猿人化石，其科学意义更为重大，它为马克思主义从猿到人的理论提供了又一个实物依据。这个基本事实昭示我们：楚雄彝族自治州所处的金沙江流域不仅是早期人类演化的一个重要基地，而且还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一个摇篮。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远的暂且不说，自公元前2世纪到现在，已有2 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以至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程。公元8世纪，“南诏”和“罗甸国”崛起，标志着彝族历史上奴隶占有制的最高发展阶段。这两个彝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以及沟通西南地区、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联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公元10世纪以后，滇池及洱海地区开始进入封建领主制的阶段，贵州水西地区则延续到18世纪20年代“改土归流”以后，领主制才逐渐过渡到地主制。而四川大小凉山和云南宁蒗小凉山彝族地区，则至解放前还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奴隶占有制。直到解放前夕，彝族地区同时分别存在着原始公社制残余、完整的奴隶占有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以至官僚资本主义的诸种社会形态，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这是彝族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在当今世界某些角落正在掀起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歪风的时候，阐明彝族历史的发展过程，揭示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彝族人民，同周围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起，战天斗地，开发祖国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天文科学及历法，哲学伦理以及生活习俗。彝族人民酷爱自由，又富于革命传统，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来自民族内外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千百年来，彝族人民举行了无数次的起义和战争，以反抗黑暗统治。鸦片战争后，同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起，反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保卫了祖国西南边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太平天国时期，云南哀牢山地区爆发以彝族雇农李文学为首的彝族农民大起义，建立农民政权达20多年之久，在近现代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瑰丽的篇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时期，不少彝族仁人志士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1914年安宁河流域“拉库起义”，给予反动黑暗的奴隶制统治以有力的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斗争进入新的纪元。1934年和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两度经过彝族地区，不少彝族先进分子参加红军，走上北上抗日的征途。在解放战争时期，川、滇、黔、桂彝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进军，消灭了潜逃残敌，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解放后的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提高，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彝族人民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在一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篇章。

第一章 彝族的族源和族称

第一节 族源问题的探讨

彝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惟史书上对彝族源流问题没有系统的阐述，因而，一百多年来，彝族族源问题，就成为中外学者聚讼不休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的有如下数说：

(一) 东来说 有人认为彝族先民原是楚国人，居住在洞庭湖流域。《左传·桓公十三年》载称：“楚屈瑕伐罗。”罗与卢两部联合起来大败楚军。后罗、卢两部随楚将庄蹻入滇，然后播迁西南各地，历久演变，即成为今日的彝族^①。解放前彝族被称为“罗罗”，即“罗卢”的对音。

(二) 西来说 有人认为彝族来自西藏，或来自西藏与缅甸交界的地区，语言和体质特点的相似，是彝族与藏族关系密切的明证^②。

(三) 南来说 认为彝族祖先是古越人或古僚人。持此说者把《北史·僚传》所载僚人习俗归纳为18项，认为有许多项跟彝族的习俗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③。持此说者有的甚至还认为彝族最初系来自南方，属于马来人种^④。

(四) 北来说 认为彝族祖先在远古时期原住在“旄牛徼

①陈士林：《翻译与语言》（凉山语委铅印本）。

②〔英〕威灵顿：《凉山的奴隶》。

〔法〕施来热尔：《“傛傛—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简介》。

③马长寿：《四川古代僚族问题》。

④吕振羽：《中国民族史》。

外”，后迁到“邛之鹵”，然后播迁金沙江南北各地。古羌人便是彝族的祖先^①。

(五) 濮人说 认为彝族先民是古代的濮人，“今称保保”^②。

(六) 云南土著说 认为云南自古便是彝族的发祥地。今川、黔、桂各地彝族皆发源于滇^③。

(七) 卢人说 认为“周武王牧野之誓有卢人，滇之保即卢之转音”^④。

(八) 卢戎说 认为彝族先民“卢鹿部”，可能与春秋时的“卢戎”有关^⑤。

各种说法都值得研究。

“民族并不是种族的人们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人们共同体，而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⑥

解放后30多年以来，通过彝族地区社会历史的调查和对彝族史的研究，一个比较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是：彝族是以从“旄牛徼外”南下的古羌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为基础，南下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部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 彝族和古羌人的关系

远在距今6 000—7 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骄健骠悍的古羌人部落，就从河湟流域的根据地出发，开始向四方发展。他们所

①余若璋：《且兰考》、《贵州通志》、《大定府志》；方国瑜：《彝族史稿》。

②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③罗希吾戈：《试论彝族渊源》，见《彝族文化》1984年年刊。

④王崧：《道光云南志钞》、《贵州通志》、《西昌县志》。

⑤林惠祥：《中国民族史》。

⑥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居无常，依随水草，主要以畜牧为生，间亦稍事农耕。他们以“父名母姓为种号”^①，支系繁多。其足迹所及，西北直抵天山之麓，西南则逾金沙江南岸。在众多“种姓”中，其中号称“越巂羌”、“旄牛羌”与“青羌”数部则分别游弋于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广大的西南地区，他们与同时或先后抵达于此主要从事农耕的古越人部落，以村落或种姓为单位，交错杂居在一起，共同开发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晋人常璩在其所著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指出：“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便是这种多民族分布状况的最概括的反映。（南中乃泛指今四川西南、云南全部及贵州西部地区）。而彝族和彝语支其他民族（纳西、哈尼、拉祜、傈僳、白、基诺）便是以“越巂羌”、“旄牛羌”或“青羌”为共同的历史渊源，随着历史的推进，而分别分化发展起来的。

关于古羌人活动的情况，甲骨文和金文都有零星的记载。“羌”，甲骨文作“𠄎”，或作“𠄎”，金文作“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说明古羌人原始时代乃专门从事游牧的部落。以后迁到中原地区或受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才兼事一些农耕。其向东发展的一部分羌人，在进入陕西泾渭流域及黄河中游时，遇到了在经济发展方面比自己较为先进的诸夏部族，特别是商、周部族的存在，使之向东发展的势力受到阻挡。他们与中原商周政权保持臣属关系。《诗·商颂》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誓师时，就有羌人等八个族属参加。羌人与周族发生通婚关系。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这部分羌人最终同化融合于周族，成为周族中的姜姓成员。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指出：“姜姓出自西羌。”这便是向东发展进入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古羌人活动的梗概。

^①《后汉书·西羌传》。

至于向祖国西南游弋的古羌人，则没有碰到比她更强大的其他族属的障碍。他们以氏族、部落为单位，“任随所之”，在金沙江南北两岸自由驰骋。他们族别众多，“或为牦牛种”，“或为白马种”，“或为参狼种”^①……这就是说，他们分别分化为以牦牛、白马、参狼等作为图腾的许多氏族和部落，游牧于北自甘肃武都、南至四川越嶲一带，以及金沙江以南洱海和滇池周围等地区，形成了“六夷”、“七羌”、“九氏”^②，也就是史书中所谓“武都羌”、“广汉羌”、“越嶲夷”、“青羌”以及“嶲昆明”、“劳浸”、“靡莫”等族属，他们都与羌语支、彝语支其他各族存在渊源关系。

彝族与古羌人存在着渊源关系，这在彝文著述中得到反映。据《贵州通志·土司志》引《罗鬼夷书》说：“一世孟赭自旄牛徼外，入居邛之鹵。”贵州彝族学者余若璋在所著《且兰考》中也强调这种说法。案，孟赭，亦作希母遮，是传说中的彝族先民名称。至于“邛之鹵”的地望，其说不一。一说在汉代的越嶲郡，即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一带地区；一说“邛之鹵”即“邛波习鹵”，意即“大雪山之麓”。据说，彝族先民到达邛之鹵后，因洪水泛滥，乃渡金沙江迁到滇东北洛业山（今东川会泽一带）。按彝语：“水头”称“亦乌”，“水尾”称“亦迷。”这也表明彝族先民是沿着横断山脉岷江、雅砻江、安宁河等河流自北向南迁徙的。迁徙的时间可上溯到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洱海地区曾出土了“断线压纹陶”、“双孔半月形”石刀，与西北、北方地区出土者极其相似。金沙江中流元谋大墩子遗址出土的“小孩瓮棺”，其型制与西安市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毫无二致。西北与西南两地新石器文化的传递者和联系人就是从新石

①以上俱见《后汉书·西羌传》。

②《华阳国志》卷3《蜀志》。

器时代开始即游弋西北西南两地的古羌人部落。

在古汉文历史文献中，对于活动于西南地区的一些部落和部族，也有以羌这个族名见称的，如《后汉书·西羌传》的“越嶲羌”，《华阳国志·南中志》的“青羌”，《蛮书》的“剑羌”、“大羌”、“羌虏”，等等。直到明代，滇东北、黔西北进行反抗的彝族，仍被称为“叛羌”，前往镇压的将领被称为“平羌将军”^①。由此可见，这些史书的作者已经认识到：西南地区这一部分居民在族属渊源上与古羌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语言是一种“社会化石”。从氏族部落语言发展到部族、民族语言，存在着稳定的继承关系。《东观汉记》、《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有白狼羌（古羌人的一支）的三首歌诗。这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益州刺史朱辅为了邀功，假借“白狼羌”首领名义献给东汉皇帝表示“慕化归义”的三首赞美诗歌。有古羌语与汉语对译。据研究，其中有20多个词汇和彝语完全相同^②，也同纳西^③、普米^④、藏^⑤、羌等族的语言相同或相近。因而，古羌人与彝族存在着渊源关系在语言学上又得到证明。

火葬是古羌人的一种传统的葬俗。《吕氏春秋·义赏篇》：“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彝族在古代也普遍实行火葬。《太平御览》卷五五六引《永昌郡传》提到今云南曲靖一带的彝族时说，“建宁郡葬夷，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风，烟气旁邪，尔乃悲哭。”此种习俗唐宋以来仍如此。《蛮书·蛮夷风

①见《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88，卷214。

②丁文江：《彝文丛刻》序；《漫散游记》（《独立评论》1920年34期）。

③方国瑜：《么些民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集）；

董作宾：《读方编‘么些文字典甲种’》（《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卷1）。

④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研究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

⑤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第一集；

马长寿：《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青年中国季刊》第一卷第四期）。